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賀瑛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人部一 君臣　舊君　社稷臣
　　　 父母　父子　知子

君臣一

增說文曰君者尊也臣者牽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韋昭辯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君者羣也君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增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為迂廣也大也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

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增左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又曰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又曰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為少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　增又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執圜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原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

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逺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寛以御軍陳而奔北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

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為治　原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已是謂王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　增謚法曰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唐劉知幾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　王氏彙

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　楊維楨文膾曰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者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　又曰御駟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君臣二

增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為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又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　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

君義或言君聖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君道固矣　增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漢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年以讒還第黄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　又曰唐太宗問魏徴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徴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异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又曰明皇欲用姚崇

宗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
陛下接之以禮　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
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又曰仁宗鋭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
俾條陳其所欲為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富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邉十三策　又曰張昇指
切時政無所畏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
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

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吾學編曰上嘗強宋濂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又曰宋濂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　又曰弘治十三年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有造

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内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又曰上嘗名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名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朕與卿論政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内閣可也上稱善　王鏊疏曰孝宗刻意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義大臣或

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故人人得以自盡也

君臣三

增捧日　嚴霜孔帖魏崔昱夢上泰山兩手捧日事君之象也　唐書段秀實顏真卿贊曰二臣臨大難蹈之無二色雖千五百歲其𡖖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原天子無客禮　忠臣不潔名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樂

叡報燕忠王書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

增君臣相須　安危自任唐書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李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　又曰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臨軒以送　見像而思綱鑑唐明皇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則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勛下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則有不二心之臣王業既成乃圖厥容于凌煙閣永垂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已巳九月我行西宮見老臣遺像顒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

上下情隔　聖賢相維陸宣公奏

議君臣意乖上下情隔　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

冠帶對臣　裘帽視事

綱鑑宋太祖名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又曰王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氊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賜全斌

論語一部　軍戒三篇

綱鑑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又曰王顯為樞密使太宗語之曰卿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

免于西牖因取賜之

天章台對 中使遺詩 上見前綱鑑宋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餞以詩歌 賢於夢卜 綱鑑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又曰宋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御賜圖書 官供酒饌 明紀宣宗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 又曰宣宗名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萬歲山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游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天已暝

詩題喜雨 圖咏豳風

明紀宣宗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隐歌及喜雨詩　又曰上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

西域進獅　撫臣獻璽 明紀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還之　又曰陝西巡撫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乃屬庫藏之

君臣相信

按劒　摘戟 戰國策人讒樂毅于燕王王按劒怒謁者而食樂毅以駃騠駃騠良馬肉也　趙雲別傳先主敗人言雲已北去先主以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去頃之雲至

委任霍光　益重魯肅 周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吳志張昭非魯肅權益重之

展盡底蘊　待以虛心 唐書魏徵河北使還帝曰益親

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　又曰溫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從他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臣無遺力　朕所自知

唐書韋挺傳贊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太宗之責任也諶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　又曰趙涓治衢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

陰習介書　封還內降

綱鑑石介嘗奏記于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恐介黜己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飛語上聞上不信　又曰杜衍為平章事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行不行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辭金見

義　賜鏡況清綱鑑建成元吉欲誘尉遲敬德為已用賜以金銀器一車敬德辭不受以告秦王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　唐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況其清鑑

持表示臣　賜箸表直綱鑑或有言長孫無忌擢太重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唐書宋璟為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

參知政事　宣撫軍民金史鈕祜祿額特埒拜參知政事世宗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剛直所行不率易也　又曰布薩揆為宣撫河南軍民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哉

謚以文貞　嘉其剛正金史章宗諭光祿大夫張萬公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泰和七年薨謚曰

文貞　又曰孫鏵為户部尚書議交鈔事力持不可侍郎張復亨詞訕上顧謂侍臣曰孫鏵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以加焉　臣不孤矣　內侍為之　明紀兵部尚書李慶請以餘馬令朝廷官領之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力持不可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諭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等皆怨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章示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擬此草敕止之士奇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下劉大夏事見前　開門延客　觸地免冠　明紀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賜之曰小佐而廉　又曰户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指斥外戚壽寧侯張鶴齡甚恨之泣訴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

獄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工倕批夢陽復職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上獨召鶴齡將語左右莫聞第遥見其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

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　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展其志孔帖

原君臣問疾視

蕭何臨霍光史記蕭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舉曹參漢書霍光病車駕親臨問之　至舍視　穿壁瞻漢書張湯嘗病上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　吳志呂蒙病孫權在公安迎至內殿治療萬方募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瞻之中瘳為下赦令

增徙愛壻官　修弟子禮張禹本傳禹每疾車駕自臨問禹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徙咸為弘農太守　類苑桓

榮為帝師病帝親問入門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

舒王往視　太子親臨 唐書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舒王謨持詔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駟馬飛龍士三百門府官皆袴褶以從子儀拜手叩頭謝恩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杜如晦病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

詔兄視疾　幸第增憂 唐書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又曰李靖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

臨問調藥　省視封王 宋史王旦疾篤帝臨問親調藥並薯蕷粥賜之　金史國克坦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

鑿苑垣以候問　加朝服而拊循 唐書房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又曰魏徵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

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微第微加朝服拖帶拊之流涕

君臣四

增君天　左傳子文孫箴尹克黄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原養民如子　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仰君如日　又曰民奉其君仰之如日月

增君盤人水　孫卿子君盤人水

應以理義　綱鑑嚴助為大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皋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

君臣魚水　三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李勣純臣　唐書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李勣錄郡縣戶口詣密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

也

君臣同德 又曰王珪名為諫議大夫帝曰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敏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

主明臣直 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剪鬚和藥 通鑑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謝上曰朕為社稷非為卿也

燒梨聯句 鄴苑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既到待以賓友之禮寢以內殿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諸王請聯句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為多

延英忘倦 通鑑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處獨宮人近侍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引衣

容直又曰帝以寇準為樞密直學士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改容聽講又曰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閣召侍讀學士孫奭等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覷矚容體不端奭即拱立不講帝悚然改聽

君臣五

增歌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增詩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歷象禮樂報玄穹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綠郊明鞏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　又賜張説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黄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訏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

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彛倫　宋太宗作釣魚詩賜呂端

曰欲餌金鈎深未致磻溪須問釣魚人

增賦宋太宗賜蘓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兮為詞臣

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

緣膺　蘓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

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蘓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

瓌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與兮告成功登崑崙

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

免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礀也飛雲滃霞騰熠燎也刳鯨腊鵬代鷮鱳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增詔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增贊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又尉遲恭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粱焉幾矣叚平仲一忤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增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絶俗離世哉

增禮記曰穆公問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去也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舊君二

增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

讓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舊君三

原心存南郢　志在北燕　晉孫惠諫齊王曰屈原放逐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

增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　綱鑑樂毅奔趙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　窮愁志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揚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者矣

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　唐書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慰輯山

南獨子臧堅守帝使其壻薛君倩齎詔備言隋所以亡諭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 又曰姚崇張柬之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率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崇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 唐書帝遣使持李密首往招李世勣世勣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語林棨子英元進士太祖命館儀曹一夜大哭不止問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一棨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舊君四

原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乎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及病作越聲今臣棄逐之楚能無秦聲乎詳疾

社稷臣一

增禮記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社稷臣二

增綱鑑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上曰古有社稷臣黯其近之 遼史曰耶律烏哲立永康帝謂烏哲曰

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附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又曰帝出獵伊遜請留皇孫蕭烏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于古社稷臣

社稷臣三

原柳莊　周勃　檀弓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　綱鑑漢文目送絳侯周勃曰社稷臣也袁盎曰勃乃功臣非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

能正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成功乃功臣耳

執干戈為柱石　左傳魯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綱鑑漢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問所知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柱石昔伊尹相湯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能行亦漢之伊尹也

增心如金石　詩比風草　漢書光武謂王常曰卿輔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拜為漢忠將軍　唐書太宗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死脅社稷之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卿有讜言　公能戡亂　唐書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鬩閒太宗叔達極意救解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　杜甫詩國之社稷今若是戡定禍亂非公誰

扞難以身　有功於國　孔帖李德裕以身扞難功留社稷　通鑑

裴炎詔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

宗社之靈 林蘊上李相公書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

首鼠之孽 本傳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遂詔為諸道都統

樞密題名 司徒罷相 綱鑑錢惟演序樞密題名獨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裴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 宋史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至是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一紀居家 兩宮虛已 通鑑富弼早有公輔之望適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宋史司馬光復相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

孔明食少事煩以為戒光
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正太孫位議尚書省

金史

圖克坦克寧請亟立皇孫上允其請封皇孫為原王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世宗歎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又曰元兵攻中都尚書左丞承暉約穆延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謁家廟作遺表仰藥死

策定北迎疏爭南幸

元史安西王謀繼大統成后為之主李孟告仁宗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仁宗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于是收首謀及同惡者奉璽北迎武宗天下大定以孟參知政事

明紀英宗北狩郕王即位徐珵請幸南京兵部侍郎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一動則天下大勢盡去于是始定固守之策社稷再奠謙之力也

社稷臣四

原處不避汚 叔孫豹處不避汚

利社稷死無悔焉

增壯夫之節 劉蕡書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

社稷之功 唐書韓滉卒張延賞譖帝意遂罷李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

父母一

增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　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禮記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冠衣不

純素　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又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又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父母二

增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風俗通曰魏郡扈倹因亂失父時倹三四歲母强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瘢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

人為之語曰盧里龎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父母三

增儒仲慙兒　省華命子　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友令狐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鮮嚴僕從都雅而霸子方耕于野聞其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客去霸久臥不起妻問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見容而有愧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

兒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即共隐遯終身 澠水燕
談宋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
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供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
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
學生侍立常也士林大夫以為榮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

漢書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卭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疾去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顧望久之雲移乃去

捨養入京 辭學歸省

韓文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家則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

者歟　唐書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舉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親存　侍養不仕　李邕郭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又歸田錄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　言行錄包拯始及第以二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

父母四

增朝夕事親　本傳范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父母在不赴官父遣之對曰若赴官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也

父母五

增詩晉束晳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汩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林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

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增賦明王逢年思歸賦曰禄有可慕禄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曾無内顧則禄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顔以喜以懼故禄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奠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欝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濵憶為童子當其凛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

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羊連區烏椑
五出青乳之棃賴壺之橘蜂蝪淹鹺樸櫨漬蜜羞則鵁
鶄野鴈澤鳧鳴鶉清江之膏蟹寒冰之鮮鱗冒以紫蕈
藉以芡首觴浮萸蒻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
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
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
綬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
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

貽患於厥後

父子一

增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己者　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　增韻曰父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　南史曰荆土方言謂父曰爹（柁上聲）　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爸（婆上聲）　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　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爹（丁邪切）　天中記曰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囝（音蹇）　決

疑要録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
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　易曰裕父之
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又曰幹父之蠱
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又曰乾天也故稱乎
父　又曰乾為父　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尚書
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
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詩曰無父何怙　又曰父
兮生我　又曰靡瞻匪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禮曰父名無諾　又曰父子不同席　又曰父前子
名　又曰父不祭子侍食之禮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
衆知父子之道矣　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　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杜

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　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越絶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增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家語曰曾晳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擊其首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内也昔瞽瞍有子曰舜使之未嘗不往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于不義也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

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名
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
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　天運
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世説曰頴川太守
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
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
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

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　又曰鍾毓兄弟值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孔帖曰魏司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

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

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
歎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
坦之故邪　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為侯景
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
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
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又曰謝莊
生五子颺朏顥嵸瀹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北

史曰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唐書曰姚崇二子在洛通賔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為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

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　唐書曰孫遜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為令遜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子三

原父一　身貳 左傳父一而已 禮父兮生我身之貳也　六順　三君 左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綱鑑陳紀元方弟諶季方與父寔齊德同行號三君　堂構　箕裘 工見前一 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坊民　責

善 禮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於慈 孟子父子之間不責善

增隅坐

制名 吳錄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為尚書令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 南史宋顏竣江夏王義恭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名竣子為辟疆以比漢張良子侍中張辟疆也

橋梓

擿棃 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卑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 南史張敷小名擿父邵小名棃宋文帝戲之曰擿何如棃敷曰棃是百果之宗擿何敢比所居名孝張里

折笄

直餟 國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汝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折其笄　資暇録貞元初務穿為和州刺史其子御史中丞贊給事中貲及員賞穿命諸子直餽捐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曰必採求珍異羅于尊俎然而未嘗免笞叱給事直餽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即以白裹脩和之而進穿果再飯訖曰誰直可與杖俱來于是罰如常數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邪

作父　有子

晉書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于西堂滔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松䆫雜録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近撫于赭袍前賜與甚厚語二子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五桂　三槐

宋史竇禹鈞教五子俱貴馮道贈詩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又曰王祜世多

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子旦果宰相

五男　八子

陶淵明詩空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宋史韓億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綄多為聞人絳縝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

犬子　鳳毛

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南史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貴妃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蓼莪　瓜葛

綱鑑王裒傷父為魏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每誦詩至蓼莪輒掩卷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事親色養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佳兒　令子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不解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　唐書鄭餘慶子涵為右補闕敢言無諱憲宗謂餘慶曰卿令

子朕直臣也

截蒲 賜縑 前漢書路溫舒父為里門監使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截為牒編之寫書 王氏彙苑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自驅驢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威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對曰吾俸祿之餘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之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勸父 侍親 王氏彙苑張就父恭為燉煌郡曹逵就赴京路為叛軍所執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名聞勿以就不孝貽志節就若死惟願大人念子也恭得書奮兵救之就亦得免 歸田錄王溥拜相年三十六其父祚崇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起避邪

皆異宮 不同位 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崇敬也 又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原衰盾之日 荀陳之星 左傳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詳日 世說陳

太丘詣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坐著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小坐膝前太史於時奏德星聚

陟岵瞻望　臨書哽咽

詩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吳志顧愷字子通每得父書常埽灑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即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父爲子隱　子由父踈

直在其中　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由父踈也

有子有父　止孝止慈

公羊傳父有子子不得有父注有子謂廢輒之義可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衛侯也禮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于慈

增陸生車馬　張翁鼓角

漢書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裝橐中直千金呂后時病免歸有五男賣橐中千金分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産賈常乘安車駟馬從鼓吹琴瑟侍者十餘人有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之家得寶劍及車馬從者　宋書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欲往襄陽又愛戀鄉里父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田時吹之興世素謹畏法曰此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

伏庭穿壁

紲犬放鷹

後漢書廬江蔡宗魏康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為二千石求謁宗宗下帳不許子伏于庭共母穿壁使其子窺之乃識儀貌　梁書張充吳人父緒將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田獵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遇望見父乃脫韝放鷹紲犬向父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自折節緒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尋師就學蔚為名士

發假妝嚴

恂愉悅懌

唐書楊惟直名四子曰發假妝嚴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

義收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收大拜發至五郎　北史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雀光名子曰勵勗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荅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雞羣野鶴

老兎於菟　世說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未見其父耳　合璧事類蘇軾己卯生軾嘗號為卯君生子名虎兒坡有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兎生於菟

入門呼賔

炊飯延客　合璧事類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入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嘗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賔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密　商芸小說有客詣太丘挾鋒甚敏太丘令二子炊飯延客二子委甑竊聽飯落釜成糜客去太丘責之二子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號郎君谷

避嵩華山　唐書王起子龜性高簡侍父河中廬中條

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谷 北夢瑣言宋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每内宴聞鈞天之樂則涕泣移時曰豈非君命則不至是

散財施親

世說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循牀求父

宋史徐積楚州人積生三歲父卒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及壯以父諱石遇石避而不踐

能交父友

求顯親名

唐書郗思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 又曰甄逢嘗以父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于史館修撰韓愈愈荅曰逢能行身達于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顯名

對語幕中

賜食廡下

明語林常熟黄鉞因父殯在陂上結廬不入城

市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黄給事何在人皆不知一老人引御史舟至陂路積泥淖御史徒步抵其舍餞從莽中對語移日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别　又曰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飲倫持榼上飯鞠躬侍命如童子然此其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走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俟過敝廬老夫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析薪不克負荷　饋獻不及車馬 孔叢子子思曰似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為不肖　禮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人不敢專

父子四

原主罷 易主罷者莫若長子　**尊而不親** 禮記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故父尊而不

親

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注冢大也

以象天明 傳為父子兄弟以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謂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

人所難言 綱鑑漢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大人遺體 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入迎父仲孺仲孺趨拜將軍迎跪曰不早知為大人遺體

休沐謁親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滌

增有不凡子 汝南先賢傳薛勤仕郡為功曹陳蕃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蕃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

也言議盡日

老牛舐犢 後漢書楊彪為太尉子修為曹操所殺操問彪曰君何瘦之甚彪曰媿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動容

老蚌生珠 又曰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嚴若朝典 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清賞非倫 又曰王戎字濬沖父渾阮籍謂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

尊公 晉書簡文帝謂郗超曰致意尊公

不書官紙 南史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川行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得父膏腴 齊書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朏得父之膏腴

可謂老蚌 南齊書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

有

譽兒癖 新唐書王福畤子勔勮勃皆著才名其後劭助又以文顯劼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畤書誇于韓思彦思彦戲之曰武子馬癖卿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軟抵 晉書韋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書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以為笑

風氣日上 世說王平子稱其子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父子五

增詩唐韓愈送鄭涵校理詩曰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

烏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許渾憶子詩曰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為客早
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摇落秋
鴈又南飛　宋彭汝礪贈張吉迎父詩曰河可以竭山
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
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　又郭祥正詩曰父昔離家子
未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
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蘇軾喜子

迨能行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趂奔鹿　又贈弟轍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黄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摇牙咀爾徒增書蘇軾荅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令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

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興

知子一 昧于知子　不慈並附

增重羆　要人　三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羆耳　南史顏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嘗乘羸馬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見汝

原湛獨異　淑不良　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為癡父昶獨異焉　吳志騶子張淑累遷司直封侯父知淑不良表請有罪請不從坐詔許之

增累博棊　咏尹字　南史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地下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

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後果如其言

明皇雜錄曰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既去瓌令男頲咏尹字乃咏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嘗問瓌草書難其人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為文甚速可備使令名見授筆立就明皇撫瓌背曰知子莫若父

怒不敬　知不能

漢書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削爵為關內侯

又曰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

原對

曰午可　不謂括善

春秋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奚子也

通鑑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括易之敗趙軍者必括也

增悉知方略

當有大名 漢書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付 本傳王猷之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也

昧于知子固

當面試 不為父知 魏志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固當面試時鄴下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使各賦之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 晉書山簡濤之子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遇以常兒 不知博學 南史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乃作常兒遇之 說文錄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丞相患之成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補尉試

文

招權受賄 孔帖韋温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名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善曰兒無愧矣　通鑑令狐綯執政歲久子滈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爲子訟冤

原不慈食羮

滅性 綱鑑樂羊食子肉羮　文選擬蜂滅天性尹吉父事詳惡母

棄子無兒 蜀志程畿子都在郡龐羲使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及禍畿曰樂羊食子羮非無父子之恩　晉書鄧攸字伯道棄子活兒子後竟無兒人曰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

殺子　埋兒 通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　山堂肆考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養埋之文帝勑榜其門爲孝子門

死少子　殺弄兒 後漢書橋元字公祖遷侍中以疾罷就醫里舍元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貨元

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末欲迫之元瞑目呼曰奸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遂進攻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請下天下凡有奴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長奸路　綱鑑漢金日磾子為帝弄兒上前騎逸後于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遂殺之

吉甫讒而逐　驪姬謀而奔

琴操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霜操　國語晉獻公驪姬謀殺太子申生太子歸胙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知子二　不慈附

原視其友　史記趙禹謂將軍曰不知其子視其友

增季子不之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欲殺青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

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小兒自得 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為言苞曰小兒雖小後自得之

吾子琳琅 又曰索靖每曰吾子琳琅之器非簡札之用州縣吏不足以汙吾兒也

汝才十倍 又曰姚弋仲令子襄討石閔謂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見我

不慈父頑 書母嚚

不能字 又曰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言不慈也

易而食 左傳宋人易子而食

石碏殺子 又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子厚與州吁同弑君碏殺之

王莽殺子 通鑑逢萌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遂隱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人部二　訓子　父子　繼業　母子
賢母　後母　諫父母　孕

訓子一

增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禮曰父慈而教子孝而忠　又曰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

莊子曰父詔其子　荀子曰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

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淮南子曰人有教

其子曰謹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

弗可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顏氏家訓曰百

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若能保書終不為小

人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

訓子二

增左傳曰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山堂肆考曰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　唐書曰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甚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云　麈史曰丁彦輔云昔官洛陽有醫媪說冨鄭公家治家嚴肅有二子舍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来

訓子三

原七業　四經

晉書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内七業俱成　漢書馮奉世子野王通詩次逡通易次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增受地　危家

呂氏春秋楚孫叔敖疾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寑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畏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請寑之丘故至今不失　漢書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幾而錯果敗

敎兒　訓子

世說謝安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敎兒荅曰我常自敎兒

蘇氏家訓韓億敎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倖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彦皆中甲科

歸公喜置酒名像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席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狀大詬曰汝食朝廷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叨冒廪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乃已家法之嚴如此

陵人 捐本

南齊書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媿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語子弟云勿以我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念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

一經 五子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宰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本傳隋同州刺史裴王智積隋文帝之弟子也有五子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才能以取禍也

分

田　㭍役唐書姚崇預分田園令諸子各有定分曰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　山堂肆考唐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為國㭍役也　保身　謾語後漢書樊宏教子曰冨貴盈溢未有能善其終者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邵氏聞見後録宋司馬光曰光五六歳時弄核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核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識字　勤學唐書張弘靖戒子弟曰今天下無事汝輩徒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五代史唐劉贊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禄也汝欲之則勤學以干禄吾食非汝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原鄧禹一藝　諸葛八務後漢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魏氏春秋諸葛亮作八務七識六怨

五懼皆有條章誡勵諸子

石碏義方　孫盛執憲

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　晉書孫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庭訓逾峻

優於嚴君　不就師傅

萬石君別傳居家自相勗道豈不優於嚴君邪　禮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增小齋會食　屏風集書

唐書柳公綽華原人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外公綽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聲起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于中門之内　唐書房玄齡恐諸子驕奢集古今家誡書于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可以保躬

怒子坐車　誨兒讓路

漢書石奮一門父子五人皆以馴行孝謹

官二千石景帝號奮為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為內史嘗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唐書朱仁軌嘗誨其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

王晜命名　魏紀魏王晜名其子姪曰默曰沉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隕越

柳玭戒子　本傳柳玭戒其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妒懿行實才人未信之少有疵累人皆指之

僧虔誨子　文定勉兒　南齊書王僧虔誨其子曰吾門中優者為龍鳳劣者為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謂哉況吾不能為汝蔭

正應各自努力耳　聞見錄胡文定公勉子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靜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賢愚繫於汝　窮達各有命　聞見錄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　湘山野錄唐介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各有命惟自勉而已

訓子四

原刑國　自家刑國

不教吏職　漢書薛宣不問其子惠以吏事惠知不稱宣意使掾送宣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以不教誡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若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不訓諸子　後漢書馬廖不訓諸子友人楊終戒之廖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也

康成之戒 又曰鄭元戒子益恩曰吾年七十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疾之憂展敬墳墓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煢煢無同生之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

王丹摙子 又曰王丹子同門生遭喪在山中請往弔之丹怒摙之令遂絕而已人問之丹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

范滂告子 通鑑范滂被逮下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亦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增無絕文種 本傳裴度訓其子曰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於萬乘之相者則天也

無斷書香 山堂肆考宋黃庭堅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

原詩晉陶淵明命子詩曰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又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又曰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又曰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不易来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增又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嬾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
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棃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示宗武詩
曰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羡紫羅囊
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
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曽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
愈訓子詩曰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
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

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流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

新凉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宋邵雍生男詩

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吾壽夭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心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原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未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

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跛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遯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蜀漢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

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懆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魏王修誡子書曰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

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吴姚信誡
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
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
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禄自至其勢然也又有
内折外同吐實懐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
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
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
而進己不可得也祗所以自毁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

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
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達苟善則匹夫之子
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不勉哉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名以
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
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
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
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

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殷褒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

也況爾折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
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
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
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
位爾其念之　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
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
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

仲分財無怯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增范宗瀚責彭乗
訓子書曰王氏之子琪珪玘瓘器畫璠璵韓氏之子綜
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朱子訓子書
曰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
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不欲
言而未免為汝憂之

父子繼業一

原俱至丞相　並為司徒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

詩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也

增柱國讓父　西平有子

隋書楊元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唐書德宗狩梁州李晟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愬以蔭補官憲宗討吳元濟以為節度會大雨雪半夜擒吳元濟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唐有臣

繼為宰相　代作刺史　唐書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璟嘗曰我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行公不顧私則令丞相過之　事詞類奇韋康字元將代父端為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世有文辭　繼掌誥命　謝朏事見父子

類 明皇雜錄明皇幸蜀傳位賈至譔冊進稿上曰昔先皇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乃出爾手兩朝盛典出卿父子真可謂繼美矣至頓首流涕

嗣為學士 繼作刺史 唐書蔣乂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 北史畢衆敬拜兗州刺史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為本州刺史當時榮之

俱勅行軍 同日受命 平淮西碑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東軒筆錄王安石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安石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父子同仕同列禁垣 對管華近 唐書蘇瓌子頲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 又曰溫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父子**

同拜　班次在前　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翶為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為榮　宋史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育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門生出迎　參軍在遠　唐書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率門生出迎置酒新昌里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　又曰王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耶

子能承父　是父是子　臣筆臣文　揚子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南史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

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一絕承父　五子知名

唐書宋令文冨文史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後之問以文章顯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晉書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

克承驍勇　並著功名

北史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合璧事類宋韓忠憲億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射縝韓忠獻琦子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以勲業著曾武惠彬子武穆瑋高武烈瓊子穆武繼勲並以武功著

仲郢風矩　蘇氏文章

唐書柳公綽子仲郢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宋史嘉祐間蘇洵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謂賈誼劉向不能過以其書獻諸朝二子軾轍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

下

原父子同戮皆伏誅　乃自刎　漢書周紆字文通為沛郡守為人酷虐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史記石奢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當死乃自刎而死

贖子罪　代父死　後漢書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詳前

假子憎何晏　愛秦朗　魏略太祖納何晏母收晏養宮中服飾擬太子文帝憎之謂之假子　獻帝春秋秦朗父為張飛所殺太子納其母愛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父子繼業二

原拜前拜後　尚書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坐臥易處　漢書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

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復為司隸 後漢書世祖令鮑昱封降胡撤問有所怪否昱曰通官文書不著姓怪司隸下著姓世祖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隸也

三代司隸 又曰趙興三代為司隸

昔為彼郡 魏志劉馥為揚州太守恩化大行子靖為廬江守詔曰卿父昔為彼郡可謂克負荷也

亦為衛尉 魏志辛毗為衛尉卿子敞亦為衛尉

復臨此郡 魏略張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母方孕夢印綬登樓而歌旦告奐奐訊占夢占夢曰夫人生男復臨此郡必死官乎及生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猛急恥見禽曰豈使我頭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並業書 晉書王羲之子獻之並能書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君荅曰固當不同

母子一

增釋名曰母冒也含生已也　說文曰母牧也　又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媞蜀謂母曰姐　集韻曰齊人呼母曰㜷迷吳俗呼母曰㜷淮南呼母曰媣　增韻曰母慕也嬰兒所慕也死曰妣媲也謂媲配于父也　易曰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又曰坤地也故稱乎母　又曰坤為母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又曰母氏劬勞　又曰母氏聖善　禮曰子

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嫁
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不獨子其子注各子其子　孝
經曰母取其愛　漢文紀注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
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淮南子曰東家母死其
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
必悲哭社注云江淮謂母為社　張衡曰報母恩曰思
大義顧復之報　文選曰懷袖之恩即母懷抱也懷袖
靡依言死也　彙苑曰慈母多格男

母子二

增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左傳曰晉敗齊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

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公羊傳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後漢書長沙王兟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兟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兟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通鑑曰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

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穆青州刺史苻彤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　南史曰沈攸之為荆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名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追不獲單身走入蠻中追者既失之録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又曰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

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
宅信報凶問　唐書曰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司法鄭崇
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
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
基與司馬李𤄫不協相語曰吾等獨無媿邪由是相待
如初　因話録曰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
錫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
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

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遂改授連州

又曰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畀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黄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母子三

原何恃 靡依 詩無母何恃又靡依匪母 增置酒 鬻布 晉書周顗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嘗冬至置酒舉酒對三子曰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前吾身後何憂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梁書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攜僧孺于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掘地 驅車 左傳鄭莊公寘母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又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織屨 市馬 晉書劉惔字真

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郤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在日苦病及卒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塚負土成墳

嚙指 搤臂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切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東漢蔡順事同 王充論衡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

絕裾 求扇

晉書溫嶠初授左長史劉司空琨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南史張劭生而母沒年十餘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中使迎還 手詔存問

合璧事類陸贄為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

遣中使迎還　宋史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縉紳榮之

恩賜湯沐　封讓夫人

春明退朝錄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絲袋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至榮也　宋史趙槩會郊祀當任子進階爵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相謂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許之遂以為例

持節侍母　設菜留賓

本傳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濵武帝登淩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南史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去帽導輿　誦詩解帶

唐書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

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本傳周磐養母嘗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不應

宰相迴班　鄰里輟社

唐書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于庭迴班俟夫人縉紳以為榮

世說王修字叔治母以社日亡修來歲社日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為之輟社

曹王擁笏　鄭尉濡章

曹王碑唐成王皐為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

南部新書駙馬都尉鄭贊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辭也靈琛為人言之

朱鳶夢覩　白烏

集墓唐書高士廉摘朱鳶主簿領南瘴癘母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攙集明日果得母訃　本傳林攢母亡作冢屋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迴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時號闕下林家

躑躅斃牛　揮拳搏虎明語林方觀年十四喪母負土成墳廬其側三年有墓木為牛踐毀躑躅悲號牛忽自斃又曰廖庭皓母採蔬于圃遇虎皓自田來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顧即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母子四

增投杼戰國策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參處鄭有與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

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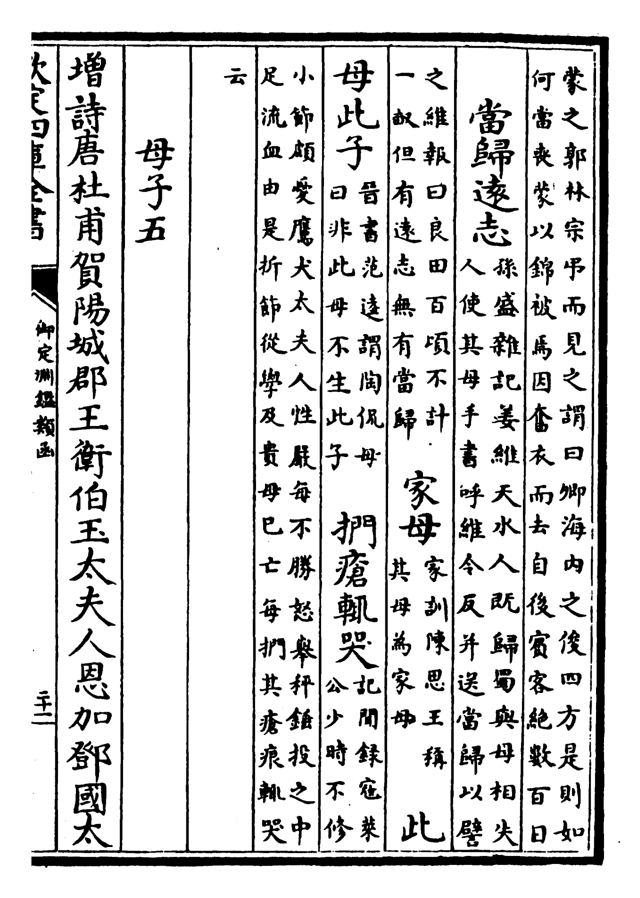
辭金受粟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捆蒲葦織屨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慈母敗子 李斯書慈母有敗子後人遂謂母為慈庭

萬石嚴嫗 史記東海嚴嫗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為萬石嚴嫗

孤犢觸乳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里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覽呼元誚責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後成佳士

竊蒙錦被 世說陳元方遭父憂哭泣甚哀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



蒙之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俊四方是則如何當喪蒙以錦被馬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數百日

當歸遠志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旣歸蜀與母相失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家母 家訓陳思王稱其母為家母

此母此子 晉書范遠謂陶侃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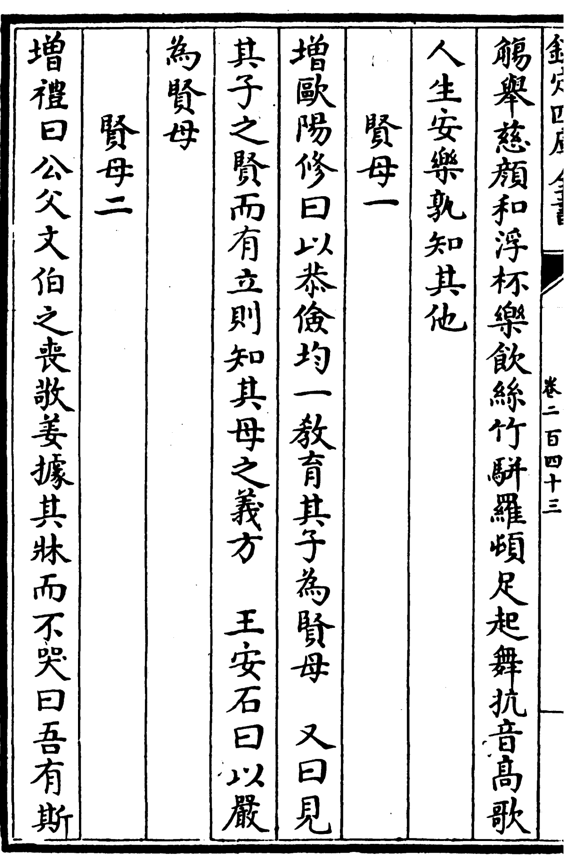
捫瘡輒哭 記聞錄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云

母子五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顔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孟郊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又游寺詩曰
萱草集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增賦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乃作賦曰凛秋暑退熈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氾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



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賢母一

增歐陽修曰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　又曰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　王安石曰以嚴為賢母

賢母二

增禮曰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

子也吾以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子伯石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弗視

國語曰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其三子游于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曰奈何其少子曰可以三悅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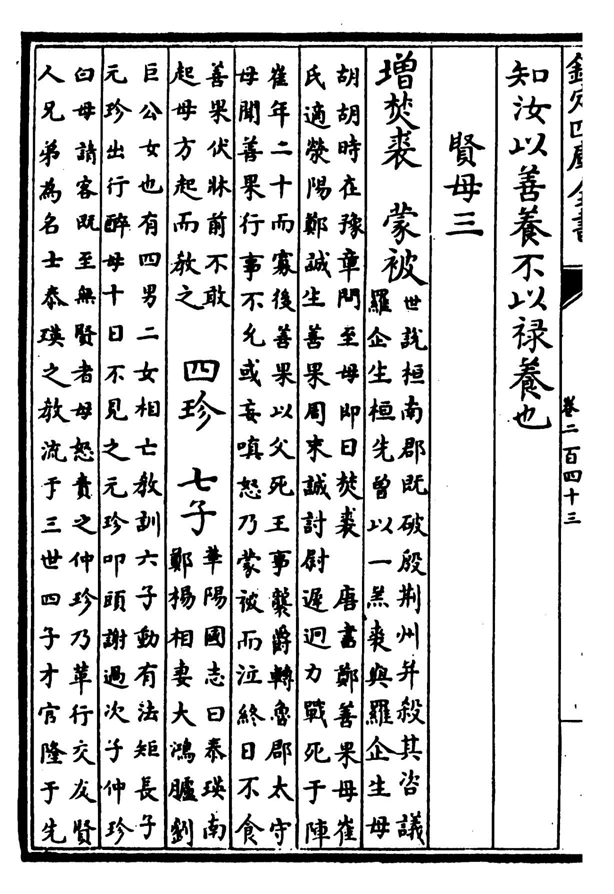
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鮮能久長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智　列女傳曰楚將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幷分菽豆而食之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汝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毋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

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陳嬰亦起衆母曰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酷　後漢書曰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為五原

太守有能政母助也　魏紀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昭名經及王沈王業謀經諫以魯昭公不忍季氏卒有乾侯之禍沈業馳出告昭經獨不告被收辭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晉書曰潘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為孫秀所收與母别曰負阿母　又曰劉琨為并州刺史母謂之曰汝宜弘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濟後母并為劉聰所害　又曰荀羨字令

則清和有準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之恒置羨于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唐書曰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令汝無攻城野戰之勞徒以諂佞取容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埽除也琚卒不免　綱鑑曰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賢母三

增焚裘　蒙被

世說桓南郡既破殷荊州并殺其咨議羅企生桓先曾以一羔裘與羅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鬥至母即日焚裘　唐書鄭善果母崔氏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崔年二十而寡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轉魯郡太守母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赦之

四珍　七子

華陽國志曰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

人故時人為識曰三苗雖止四珍復起　又曰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攺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敬泰姬執子孫禮

原從擇鄰

列女傳孟軻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

歸除墓

通鑑嚴延年為河南太守陰鷙酷烈吏人號曰屠伯其母知終伏誅乃四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令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不賢其母

買豬肉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還魚鮓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之道也

隔幔受業　覆燭窺撤　晉書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壺奏就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幔受業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又曰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為桓元所殺常思報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于屏風内制撤劉氏以器覆燭窺之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截髮待客　遺鮓增憂　世說陶侃字士行孝廉范逵嘗過侃侃時倉卒無以待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髲賣易酒肴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逵至京師稱述侃侃遂知名　晉書陶侃母湛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我憂耳

增反金百鎰　掩錢一船　韓詩外傳田子相齊三年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所受之俸祿也母曰不義之物不入于館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田子愧慚造朝

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赦田子之罪令復為相以金賜母　唐書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切肉必方　絜羹即叱

通鑑東漢陸續字智伯續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流涕吏怒以為卒通意續曰母作羹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　本傳宋程大中珦夫人侯氏明道伊川之母也飲食常置二子于座側或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子飲食衣服無所擇皆母教之使然也按絮者就器中調和也

坐中識人　牕閒聽客

南部新書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黃裳詣宅母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後果為相　山堂肆考宋張奎字密學弟元字密省其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母輒于

愢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殽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

澠水燕談宋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邪杖之碎其金魚　宋史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重元馭言　讀范滂傳

舊唐書崔元暉為撿校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　宋史蘇軾母程氏父洵游學四方程氏親授以書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孟母斷機　敬姜效績

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魯語公甫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母歎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頒筍易書　丸熊助讀

唐書柳仲郢幼嗜學母韓氏嘗命以粉苦參黄連熊膽和丸使夜嚼以助其勤元和未及進士第為校書郎　又曰鮑智湛子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母顧筍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

司馬勛名　榮公德器

顏氏家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箠撻之故能成其勛名　本傳宋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教公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雖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韈衣服無得入酒肆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嶺外授書 **堂前供食** 元史虞集母姓楊父世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攜家趨嶺外無書可攜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魏志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名其母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作被招朋 **褫衣息衆** 列女傳吳江夏孟宗少游學嘗從南陽李肅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

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唐書武宗會昌中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譟變母鄭夫人名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請久乃釋之一軍遂安

御府帳幃　潁川襦袴　吳志蔣欽母疎帳縹被孫權歎其在位能守儉約勑御府為母作被及帳幃　晉書韓康伯潁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識家貧伯年數歲大寒母為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布襦尋復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熨斗中柄熱今上著襦下亦當煖矣

仁恕全身　節義旌母　晉書羊耽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鍾會為鎮西請其子琇為參軍母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

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瑒竟以道全身　又曰虞潭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潭立養堂于家

盡忠死孝

先國後家

三十國春秋蘇峻作逆領軍卞壺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眕盱俱隨之歿母裴氏撫尸而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唐書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之妻中山張氏誡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戒之曰自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

直罪貶官

合璧事類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宜人也銜之揭樅罪張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于道吾所安也

遂直其罪鎰貶撫州司户

識是貴人　免爲宫婢本傳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汝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勑具酒食觀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本傳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宫婢矣

案誅長史　憂作丞郎史記張湯爲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罪湯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唐書潘孟陽初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曰以爾之才而作丞郎使吾憂之

拔刀逐賊　舉秤投兕本傳唐僕固懷恩遣子瑒攻辛雲京偏將焦暉等斬瑒首麾闕下懷恩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提刀逐之曰我爲國殺此賊懷恩以部曲三百

走靈州上詔輦其母歸京師贊曰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　下寇準事見母子類

藍田生玉

南越賫車

北史陸卬字雲車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卬昆季六人皆主所出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劇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卬兄弟相率廬于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　天中記冼氏高涼人適高涼太守馮寶與夫參決詞訟政令有序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冊氏為高涼郡太夫人賫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為聖母

剪髮易書

織紝為業

元史陳祐母張氏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歷官行中書省左丞　又曰雷膺字彥正渾源人七歲而孤母侯氏織紝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于學事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

李杜齊

名

凝凌方駕 後漢書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唐書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詞與弟凝凌皆有名

却饋而勉讀書　易巾而赴中坐 合璧事類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遂不為食　雲溪友議杜悰牧澧陽宏辭李宣古數陪燕飲戲謔侮慢杜不能容使屏之岐陽公主出而捄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硯席乎遂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為詩冀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杜公賞之後二子裔休儒休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

增惡母掇蜂

棄井 山堂肆考伯奇後母令奇掇蜂因而譖之其父尹吉甫乃逐之譖後母　後漢書龐參妻棄前妻子

于井

原舜母嚚　姜氏惡　書父頑母嚚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殺子城北　棄女堤下　後漢書賈彪為新息令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害人此有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賢母四

原桓為巳子　左傳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巳子注言若巳生

盾為嫡子　又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為才以為嫡子而使其巳子下之

請不從坐　史記趙王使趙括為將代廉頗其母請于王曰括必敗請不從坐後果敗王乃原其母

無以為念　又曰王陵

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漢王長者善事之無以吾為念因對使者自刎以固陵志

能通經學

後漢書淮冢母師氏能通經學百氏之言王莽寵以儒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于新世

叙母罵而殺

魏志楊阜字義山參冀州軍事馬超攻破冀城殺刺史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見叙母說冀中事責叙不討賊叙母慨然勑從阜計叙起兵超擒得叙母母罵超超殺之太祖下詔褒美之

銓衡當舉

晉書吴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鄰康伯母聞隱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

養前妻子

又曰羊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同母兄承與發俱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遂得濟也

增勉子盡忠

唐書王義方拜御史疾當世附麗匿人以欺朝廷將欲劾奏意必得罪問訃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劒以成陵誼汝能盡忠吾雖

死不恨

訓子博學 又曰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織絁敎本 通鑑劉元佐母當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勅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當耳而據案當之何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

嚴以治家 唐書蕭倣母韋氏賢明治家嚴倣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

成此令器 宋史蘇易簡傳易簡參知政事母薛氏名入禁中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秉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曰真孟母也

賢母五

原賛晉在九嬪孟軻母賛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敎鄰止

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又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又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齠齔四教成於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資特挺行高氷潔操與

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闕二字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後母一

增儀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柳文曰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顏氏家訓曰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妒之情丈夫亦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

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宜學婚嫁莫不為妨焉故虐之興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後母二

增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家語曰曾子遣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少好學

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為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裴子野志畧曰會稽郭志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産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後母三　出母　母賤並附

增　繫蜂　叱狗　山堂肆考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仁常欲害奇乃取蜂去其毒繫于衣上故令伯奇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自縊父命人出其屍手中猶有死蜂父傷痛恨其妻　後漢書鮑永字君章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即出之

誓

羊

夢虎 孝子傳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又讒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遼水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亦投水而死 搜神記衙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于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惟農夫婦獲免

敝衣 奪劒 山堂肆考崔衍父倫使吐蕃歸後妻李氏敝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欲袒而鞭之衍泣無所陳倫弟款趨白衍所廩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所入 五代史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劒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射殺之

原撫字益隆 恩養加篤 白帖

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興遇病困母親調藥餌久乃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傜遣四子許以修革　後漢書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

增孝已見放　申生待烹

尸子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左傳晉獻公初娶齊姜生子申生既而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于公公田姬置毒胙中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

納我繼
于新城

供養不衰　奉事甚謹

家語曾子後母遇之
無恩供養不衰　唐
書柳公權事後母薛甚謹
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蘆花代絮　蒲蘓貯衣

孝
子
傳閔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
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下晉
王延事
見後

誠生梓樹　孝出醴泉

東觀漢記應慎字仲
華為東平相事後母
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
唐書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具禱忽有
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
頌其
孝

師友之益　忠孝之家

山堂肆考宋畢文簡公
士安字仁叟少好學事
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
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　孝子傳宋趙抃喪繼

母與弟斵廬于墓縣令表其里曰孝弟築闕立表樓鑰為書忠孝之家四字處士孫仵為孝子傳

不惜貲財　**莫辨兄弟**　漢書楊惲字子幼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魏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于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增出母死而不喪　**送之不顧**　禮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吳志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西不顧母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泣統曰不欲增母思乃不顧也

增母賤此真將軍　應為小兒　史記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晉書裴秀母賤秀年八歲著屬文而嫡母宣氏不之禮令秀母進饌于客賓見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

後母四　出母母賤附

增挽車援琴　山堂肆考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吉甫惑于後妻逐之乃編芰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清朝踐霜挽車援琴而歌

原織屨給　漢書翟方進為小吏蔡父相之謂有封侯骨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子讀書後射策甲科

無几杖　後漢書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省膳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禮三年

增從子居官　漢書

薛宣字贑君宣有兩弟曰明曰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京兆尹少府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淄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居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有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竟服由是兄弟不和久之

原懟而還 綱鑑薛包字孟嘗後母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杖毆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猶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六年服喪過乎哀戚

毒 後漢書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遣迎不至 漢書何武後母

行在遣吏歸迎吏恐路有盜賊留止久不至哀帝策免武曰君孝聲不聞其上大司空印綬

增鬻衣

賣產 後漢書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賣產業與從師長安

去梯求計 蜀志劉琦劉琮皆劉表之子表惑于後妻蔡氏之言遂愛琮琦將諸葛亮遊後園共上高樓去梯求計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

原

一魚躍出 晉書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貯衣姑問之不言夏扇枕席冬以身溫母愛魚求不得扶之流血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母食之積日不盡于是撫之如己之子

雙鯉躍出 又曰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氷解雙鯉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十雀飛入幕中庭有丹柰母令守之風雨抱樹而泣

不隨之官 又曰傅咸為州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表解職及喪官舍設靈坐

誣盜 又曰閻纘後母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被清議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更移乃得中正復品

增為弟驅驢 史系盧操字安節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不以為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隨驢以推之既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

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恒為三子詬詈操為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服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私喪廢宗祀之禮　母賤不聘左傳聲伯之母不聘　出母無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也

後母五

原贊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

後生

增詩唐韓愈履霜操云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

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增頌唐駱賓王靈泉頌曰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諫父母一

增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顏諫諍也　又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　又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注言使父母得罪寧不悅而熟諫熟極也　左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棄也　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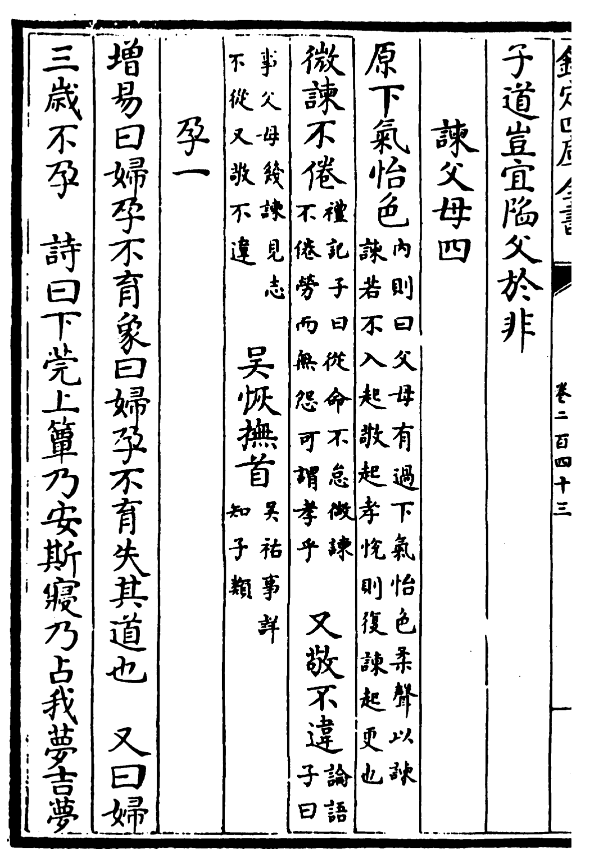
諫父母二

增書曰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諫父母三

增洗沐諷親　涕泣規父　史記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具言乃笞窋一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也　唐書史孝章父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乘間諫曰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濯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泣沾衿　託疾勸親　流涕諫母　上揚厚事見後母類　晉書王祥弟覽字元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及長每諫母母少止朱使祥非理覽亦與焉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往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乃酖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翻之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

原在於交游尚不成人之惡　矧伊



子道豈宜陷父於非

諫父母四

原下氣怡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

微諫不倦 禮記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 又敬不違 論語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吳倎撫首 吳祐事詳知子類

孕一

增易曰婦孕不育象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又曰婦三歲不孕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又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淮南子曰孕婦見兎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孕二

增列女傳曰太妊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大戴禮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為後世戒　左傳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

孕三

增夢月入懷　吞雹在口　漢書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後漢書鮮卑檀名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而欲殺之妻言會行聞雷震欲仰天視而雹入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子　印綬登樓　山梁履石　上漢張奐事見父子繼業類　山堂肆考隋文中子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遂生文中子　銅盆墜星　泗濵得石　晋書桓元字靈寶溫之孽子也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一寸大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孕生元　北史高琳母嘗祓禊泗濵見一石光彩

可愛遂持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有孕生琳

鳳集左肩　鵶來畫夢

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又曇逸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當為神仙宗伯　錦繡萬花谷王知逺母晝寢夢鵶集其身因有娠寶誌曰生子為當世文士

魚抱日精　鵠翔雲表

晉書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于龍門有大魚二角躍鱗而出其夜夢所見魚化為人抱一物授其妻曰此是日精服之必生貴子自是懷孕十三月乃生元海

拾遺記吳張承之母孫氏懷孕之時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白鵠從室入雲承之母使人占之占者曰鵠延年之物也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也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名曰鵠後承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果如所占

鈴落凝祥　虹

流叶瑞　南史梁任遙仕齊為中散大夫妻裴氏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一落入懷中遂有娠生昉八歳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握拳不開昭王嘆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

金爐入夢　玉女吞霞　雲笈經陶隱居初生其母夢日精在懐二天人手執金香爐來至其所因而有孕

山堂肆考李老君之母玉母嘗晝寢夢五色霞光入戸結如彈丸流入玉女口中遂有孕

陳妻繞井　竇母渡河　博物志陳成初生十女苦之或曰婦人妊身三月未滿必著壻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必生男成遂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後果得孕生男

北齊書竇泰母有妊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渡河湔裙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還家生泰

金席

祥光　玉童嘉瑞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奕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故名　湘山野録相國王公丙申歲為譙幕值歲飢公奏乞貸種粒斗糧朝廷可之一夕夢中有一人名公出拜見一人紫綬象簡遣一緑衣小童曰以汝有憂民之心上帝賜此童為宰相子授訖寤是夕夫人孕焉後果生一子乃慶之也器格清粹能談紫府間事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果正拜踰月慶之卒

玉燕投懷　黑猿感孕

明皇實録張説母夢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有孕生説後為相　卲氏聞見録卲康節母李氏山行于雲霞間見一黑猿有感而娠

孕四

增汲水成桑 尚書本傳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太白臨居 洞冥記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妊田氏歎曰無夫而妊人將棄我乃移代都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

張衡後身 後漢張衡之死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黃牛異種 魏略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

氣如雞子 又曰昔北有橐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于溷中豬以喙噓之徙于馬欄中馬以氣噓之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之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追兵不及東明因都王扶餘之地

浴潰水濱 外國圖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十而死其潰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是去九嶷二萬四

千里

叱聲震外　會稽先賢傳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

乘雲以出　括地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夢迴漳水　晉書苻堅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嗣于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

三年乃生　異苑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眉而牙齒皆具

避水遷樓　青箱記宋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郁任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急遷黃鶴樓始免

紫衣入夢　吾學編尚書韓文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後遂名文